

## ※ 書目文獻 ※

# 《西遊記》英譯史概述 (1854-1949)

吳曉芳\*

## 一、引言

關於《西遊記》的英譯史，已有不少學者鉤沉梳理，尤以王麗娜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所收錄的書目為集大成<sup>1</sup>，為往後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提供重要參考<sup>2</sup>。可惜此份書目有不少遺漏錯訛之處，因此有必要整理出一份更加完整準確的英譯書目。正如《紅樓夢》等其他長篇古典小說，《西遊記》的英譯也經過了由零散到完整、由淺入深的過程。從目前的資料來看，《西遊記》最早見於英文文獻是在一八五四年，但清初的天主教漢文護教文獻已早於晚清的英文文獻提到《西遊記》<sup>3</sup>。而小說正式的英譯則始於一八八四年<sup>4</sup>；最開始是出現在近代在華西人創辦的英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李爽學教授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的匿名審查人提出了寶貴的修改建議，筆者特此致謝。

\* 吳曉芳，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sup>1</sup> 王麗娜：《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北京：學林出版社，1988年），頁101-106。

<sup>2</sup> 近年來比較重要的論文有：鄭錦懷、吳永昇：〈《西遊記》百年英譯的描述性研究〉，《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頁148-153；曹原：《〈西遊記〉早期英譯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5年）。

<sup>3</sup> 這些文獻通常以《西遊記》、《封神演義》等神魔小說為依據，來批判中國佛道信仰及其衍生的民俗，如：中國信徒楊廷筠（1562-1627）在《天釋明辨》中以「《西遊記》摹寫悟空，極其神異」說明佛教的神通是吹噓出來的，在《代疑續篇》中也指出「世傳之《西遊記》，不為怪妄」；中國信徒羅廣平在《醒迷篇·論唐三藏》（1667年）中批評《西遊記》事多怪誕、引人迷信；耶穌會士馮秉正（Joseph de Mailla, 1669-1748）在《盛世芻蕘》（1733年）中批評《西遊》和《封神》一類的小說家言是「詖辭偽說」，是「好事者」寫來助長佛道邪說。

<sup>4</sup> 學界通常將《西遊記》的最早英譯文歸於1895年美國來華傳教士吳板橋（Samuel I. Woodbridge, 1856-1926）翻譯的《金角龍王，又稱皇帝遊地府》（*The Golden-Horned Dragon King, or The*

文報刊上，隨後被收入以英文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和故事選集，接著以單行本的形式獨立成書；從節譯本逐漸過渡到全譯本，歷經一個半世紀之久。而有一點往往被人忽略的是，早在零散的英譯文字問世前，《西遊記》（包括主要人物和故事情節）已出現在西人所編的漢學參考書和語言學習工具書（如字典和諺語集）中。而正式的英譯拉開序幕後，這些工具書收入《西遊記》的勢頭有增無減；這些書是西人學習瞭解中國文字、文學和文化的重要參考，也不乏真正是翻譯的文字，對該小說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文學地位的提高也是功不可沒；因而從廣義上說，可以納入英譯歷程的範疇，與「嚴格意義上的翻譯」（translation proper）互為參照。

鑒於前人已對一九一三年及以後逐漸問世的節譯本和全譯本做了充分的梳理<sup>5</sup>，而由於片斷譯文散落在英文報刊、文學史和故事選集中，且《西遊記》早期譯名多變不定，給檢索帶來很大困難。因而前人所梳理的片斷譯文會有遺漏是在所難免，筆者也只是盡可能補充完整，不排除有漏網之魚。因此，本文不對《西遊記》的節譯本和全譯本多做介紹，而是將筆墨著重放在四大版塊，即近代在華英文報刊中的《西遊記》、文學史和故事選集中的《西遊記》、西人漢學參考書中的《西遊記》，以及語言學習工具書中的《西遊記》，藉以豐富其在西方的傳播歷程。涵蓋的時間範圍以一八五四年為起點，以一九四九年為終點。限於篇幅，筆者對每一條目的介紹只能點到為止，詳細的分析留待專文。

---

*Emperor's Visit to the Spirit World*)。筆者已撰文論證該譯文的底本既非前輩學者所認為的衛三畏編輯的漢語讀本，也非《西遊記》，而是江蘇南通童子戲唱本「十三本半巫書」之三〈袁天罡賣卦斬老龍記〉，且南通童子胡錫蘋藏存的手抄本是目前最接近吳板橋當時使用的底本。參吳曉芳：〈「不崇永生上帝之榮，反拜速朽世人禽獸昆蟲之像」：論吳板橋對神書西遊故事的英譯（1895）〉，《當代中國研究》，2018年第2期，頁145-165。

<sup>5</sup> 概括地說，《西遊記》的首個英文節譯本是1913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翻譯的《出使天國》(*A Mission to Heaven*)，由廣學會(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在上海出版。1930年，海倫·M·海耶斯(Helen M. Hayes, 1906-1987)繼李提摩太之後將小說節譯為英文，題為《佛徒天路歷程》(*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作為約翰·默里(John Murray)發行的《東方智慧叢書》(*The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之一冊在倫敦出版。1942年，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推出了最為人稱道的節譯本《猴》(*Monkey*)，由喬治·艾倫與昂溫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在倫敦發行。《西遊記》的全譯本則要遲至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才出現，先是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1977年至1983年陸續出版了芝加哥大學教授余國藩(Anthony C. Yu, 1938-2015)翻譯的四卷全譯本，而北京的外文出版社也於1982年至1986年相繼推出了英國漢學家詹納爾(W. J. F. Jenner, 1940-)翻譯的三卷全譯本。

## 二、近代在華英文報刊中的《西遊記》

(一) 一八五四年四月至十二月，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在《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 上陸續發表題為〈論佛教在中國〉(“Notices of Buddhism in China”) 的一系列文章<sup>6</sup>。從目前的資料來看，艾約瑟是第一位用中英文撰寫有關佛教論著，也是第一位將漢文佛經翻譯成英文的新教來華傳教士。在〈論佛教在中國〉這一系列文章中，艾約瑟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中國佛教的歷史和文獻。在七月一日的刊文中，艾約瑟在敘述唐代高僧玄奘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功績之後，向讀者介紹了以玄奘西行求法的經歷為藍本寫就的長篇小說《西遊記》(*Si-yeu-ki*)<sup>7</sup>。對這部當時「廣為傳閱」的小說，艾約瑟並沒有一筆帶過，而是詳細介紹了小說作者的身分、創作意圖和手法。艾約瑟將作者歸為某個「道教徒」，參考的版本是清代流傳最廣的道家評點本《西遊真詮》，並將小說解讀為一個明心見性的佛道寓言，可見他明顯受到清代流行的丘處機（道號長春子）<sup>8</sup> 作《西遊記》說和宗教詮釋視角的影響。這是目前所見英語世界最早介紹《西遊記》的一段文字，日後西人譯介該小說時也屢屢引用艾約瑟的觀點。因較不為人知，茲翻譯全文如下：

玄奘的生平和歷險成為一部長篇小說的藍本，後者現今廣為傳閱。它叫作《西遊記》，又名《西遊真詮》。作者明顯是一個道教徒，盡情利用兩類神話——他所信奉的宗教的神話和男主人公所信奉的宗教的神話——作為故事發展的動力。他為玄奘的出世編造了一個極其曲折的故事。也許有人認為印度想像瑰麗的傳奇文學不適合中國人的趣味，但是我們的作者毫不猶豫加以採納。所有這些假想的神仙作為虛構故事的裝飾，漸漸為讀者們所熟悉，他們在佛寺看見過這些神仙的塑身。男主人公為了取得佛教的聖典，並為了將其譯成漢文，促進該信仰在國人中的傳播，踏上了遙遠而危險的征程，在這過

<sup>6</sup> 該系列文章後來被艾約瑟收入 1880 年出版的《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一書，作為該書的第 6 章〈中國佛教史述略〉(“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a”)。

<sup>7</sup> 括號內為譯者對《西遊記》的譯名，下同不贅。

<sup>8</sup> 清雍正年間因為要表示尊敬孔子的名諱，命令「丘」字都改作「邱」。本文以下舉出的偉烈亞力、庫壽齡和胡適等中外人士均將「丘」字寫為「邱」，筆者僅在引用時保留其寫法，特此說明。

程中成為了佛教徒所嚮往的最崇高的典範。最後取經功成，等同於道教徒求得長生不死的丹藥，隱士證入成佛，以及通過冥想和遁世使心靈得以淨化的轉變。<sup>9</sup>

(二) 從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四年，《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 推出連載專題〈中國神話選〉(“Scrap from Chinese Mythology”)，該系列文章由已故美國公理會來華傳教士波乃耶 (Rev. Dyer Ball, 1796-1866) 編譯，其子小波乃耶 (J. Dyer Ball, 1847-1919) 做了大量的精心注釋，篇幅甚至超過正文<sup>10</sup>。一八八四年第十三卷第二期的文章由兩篇譯文組成，第一篇題名為〈海龍王和算命先生〉(“The Sea Dragon and the Fortune Teller”)，講述的是龍王觸犯天條被斬、唐太宗遊地府的故事<sup>11</sup>。譯者和注釋者都沒有說明該譯文所據何本，據學者考證，譯者使用的底本不是百回本《西遊記》，而是楊志和所編的四卷四十一回簡本《西遊記》<sup>12</sup>，選譯了第十回〈魏徵夢斬老龍〉和第十一回〈唐太宗陰司脫罪〉。儘管不是根據百回本譯出，波乃耶的譯文仍然可以視為嚴格意義上的第一篇《西遊記》英譯文。值得一提的是，小波乃耶的注釋涉及民俗、文化、宗教等多方面，並嘗試進行東西方跨文化比較，例如將中國神話中的龍王與羅馬希臘神話中的海神尼普頓 (Neptune) 和波塞冬 (Poseidon) 進行對比。另外，小波乃耶還在注釋中對乃父較為簡短的譯文進行增補擴充，如：補入了乃父沒有翻譯的劉全進瓜情節，並摘引了另一個版本的「魏徵斬龍王」<sup>13</sup>。

<sup>9</sup> Joseph Edkins, “Notices of Buddhism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1 (Jul. 1854): 191.

<sup>10</sup> 波乃耶於 1841 年來華，先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傳教行醫，1866 年逝於廣州。故這一系列譯文應是波乃耶生前所作，小波乃耶在父親去世之後整理加註發表出來。

<sup>11</sup> Rev. Dyer Ball, “Scrap from Chinese Mythology,” *The China Review* 13.2 (1884): 75-84.

<sup>12</sup> 參曹原：《〈西遊記〉早期英譯研究》，頁 15-18。楊本《西遊記》與明代其他三種流行於民間的神魔小說被合集編為《四遊記》。除了楊本之外，波乃耶還翻譯了《北遊記》的前十回和《南遊記》的全部章回，也連載於〈中國神話選〉專題，見《中國評論》第 11 卷第 4-6 期（1883 年）、第 12 卷第 3-5 期（1884 年）、第 13 卷第 2 期（1884 年）。

<sup>13</sup> 該故事摘引自《中日叢報》(*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重印的系列文章〈中國文學作品中經常提及的歷史和神話人物〉(“Extracts from Histories and Fables to Which Allusion Are Frequently Made in Chinese Literature”) 之第 151 條「魏鬼谷先生」(Wei, Kwei-Ku Shien-sang)。在這個版本的「魏徵斬龍王」，算命先生名喚「魏鬼谷」。曹原考證民國學者陳志良在〈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變〉(《新壘月刊》第 5 卷第 1 期 [1935 年]，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一文提到一種《唐王遊地府》小說，情節與《中日叢報》版的「魏徵斬龍王」相符。需要說明的是，《中日叢報》重印的系列文章由前香港總督包令 (John Bowring,

(三) 一八八七年,《中國評論》第十六卷第三期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民俗故事〉(“Chinese Folk Lore”)的長文,由〈偏見和迷信〉(“Prejudices and Superstitions”)和〈奇幻文學〉(“The Marvellous in Literature”)兩篇構成。後一篇出自清政府海關英籍職員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 1855-?)<sup>14</sup>之手。他在概述了中國神話傳說的起源和變遷之後,向讀者隆重推出小說《西遊記》(*Si Yu Chi, Record of Wanderings in the West*),高讚此書是中國奇幻文學的巔峰,甚至優於歐洲同類文學。可見,深深吸引泰勒的是《西遊記》濃重的神話色彩。隨後,泰勒將《西遊記》的前七回(即悟空由出生、學道、鬧三界,最終受壓五指山的經過)節譯為英文<sup>15</sup>。一八八九年,泰勒繼續將《西遊記》通行本第九回(即玄奘的出世及為父復仇的經過)譯為英文,發表在《中國評論》第十七卷第五期上,題為〈玄奘的傳奇身世〉(“The Marvellous Genealogy of Hsuen Tseng”)<sup>16</sup>。譯者認為玄奘的故事頗為有趣,也許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於是繼續提起譯筆。一八九〇年,泰勒最後一次將《西遊記》通行本第十至十二回(即老龍王犯天條被斬,唐太宗遊地府、還魂後派玄奘取經的經過)譯為英文,發表在《中國評論》第十八卷第四期上,題為〈皇帝遊地府〉(“The Adventures of an Emperor in Hell”)<sup>17</sup>。譯者作此文,是因為他認為,在譯介孫悟空和玄奘的奇幻經歷之後,有必要向讀者交代師徒西行取經的緣由。至此,《西遊記》前十二回的內容第一次得到較為完整的譯介,泰勒採用的底本很可能是《西遊真詮》<sup>18</sup>。

---

1792-1872)所作,原載《中國叢報》第20卷第2-4期,是轉譯自葡萄牙傳教士江沙維(Joachim Alphonse Gonçalves, 1780-1844)1829年出版的法文漢語教材《漢字文法》(*Arte China*)。

<sup>14</sup> 關於泰勒的在華經歷和著譯情況,參杜德橋編,謝世忠等譯:《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年),頁3-5。

<sup>15</sup> George Taylor, “Chinese Folk Lore,” *The China Review* 16.3 (1887): 163-177.

<sup>16</sup> George Taylor, “The Marvellous Genealogy of Hsuen Tseng,” *The China Review* 17.5 (1889): 258-265.

<sup>17</sup> George Taylor, “The Adventures of an Emperor in Hell,” *The China Review* 18.4 (1890): 248-261.

<sup>18</sup> 曹原分析,認為泰勒所依據的底本應是《西遊真詮》或《西遊原旨》,參曹原:《〈西遊記〉早期英譯研究》,頁31-34。筆者認為,在這兩本之中,《西遊真詮》的可能性比較大,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西遊真詮》是清代最流行的本子(孫楷第將其列為《西遊記》三大通行本之首),而且是晚清西方人士著譯《西遊記》時經常使用或引用的本子;其次,《西遊原旨》的白文實際上是翻刻真詮本,參吳聖昔:〈論《西遊記》清代版本的源流演變〉, <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4-007.htm>,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19日。

(四) 一九〇五年,《亞東雜誌》(*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第四卷第一期和第二期連續刊登了英國傳教士惠雅各 (James Ware, 1859-1913) 譯介《西遊記》的文章,題名為〈中國的仙境〉(“The Fairyland of China”),由〈導言〉(“Introduction”)和四個部分的譯文組成<sup>19</sup>。〈導言〉從玄奘西行求法的歷史出發<sup>20</sup>,引出以史傳《大唐西域記》為藍本的小說《西遊記》(*The Si Yiu Ki, Records of a Journey to the West*),認定該小說問世於元代後期,並引用《西遊真詮》中尤侗的序言和陳士斌的點評來闡發《西遊記》的主旨和思想,視其為正心修行的寓言。由此可判斷,譯者所據的底本應是《西遊真詮》,也可見譯者受到晚清流行的「丘作說」和「證道說」的影響。同時,惠雅各還提到《西遊記》有多處情節與《聖經》所記載的不謀而合,並指出師徒四人有各自的象徵和寓意——玄奘象徵不斷受到考驗的良知,悟空代表人性中的邪惡傾向,八戒代表低級粗俗的情慾,而沙僧象徵人性脆弱的一面,類似《天路歷程》的「害怕先生」(Mr. Fearful)<sup>21</sup>。隨後,譯者在文章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別節譯了《西遊真詮》前七回、第九回、第十至十一回的內容,第四部分則梗概敘述餘下的故事。在編譯的過程中,惠雅各對情節的選取並非隨意為之,而是有意呼應和強調導言提到的小說和《聖經》的相似之處。

### 三、文學史和故事選集中的《西遊記》

(一) 一八九八年,英國聖道公會 (United Methodist Mission) 傳教士甘淋 (Rev. George T. Candlin, 1853-1924)<sup>22</sup> 編寫了一本題為《中國小說》(*Chinese Fiction*) 的小冊子,由公廷發刊所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在芝加哥出版<sup>23</sup>。該書強

<sup>19</sup> James Ware, “The Fairyland of China. 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4.1 (Mar. 1905): 80-89; “The Fairyland of China. I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4.2 (Jun. 1905): 120-127.

<sup>20</sup> 惠雅各在某些史實描述上有誤,如唐太宗為了鞏固江山而派遣玄奘取經,玄奘在求法過程中譯出了許多佛典。

<sup>21</sup> Ware, “The Fairyland of China. I.,” p. 83.

<sup>22</sup> 1878年來華,在樂陵、天津、唐山等地傳教。熟悉中國文字和文學,能用中文布道寫作。1914至1918年任匯文大學堂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 教授,1918年任燕京大學神學教授,1924年在北戴河去世。參 Frank B. Turner, “In Remembrance: Rev. G. T. Candlin, D. D.,” *The Chinese Recorder* 55.10 (Oct. 1924): 674-676。

<sup>23</sup> Rev. George T. Candlin, *Chinese Fiction*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898).

調譯介中國小說的必要性，指出通俗小說「與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緊密相連，如果對此完全不了解，就無法理解這個民族的心理或其神祕的活動方式」<sup>24</sup>。甘淋首次對中國小說進行總體的介紹和評價，整理出一份包括《西遊記》在內的十四部最知名小說的名單<sup>25</sup>，嘗試將中國小說分為歷史小說、神魔小說和世情小說三大類，並在每一類下選取代表作品介紹、翻譯片段。在神魔小說這類下，甘淋舉出《西遊記》(*The Shih Yu, The Western Excursion*)為代表作之一，並在翻譯之前先簡單交代小說的作者和寓意等基本情況。他介紹作者是道教徒，在蒙元時期也有類似的旅程，由此可判斷他也把作者歸為丘處機，丘氏曾從山東啓程西行面見成吉思汗。在創作手法上，甘淋認為作者以玄奘取經的史實為基礎，構築了一個包含佛道神話傳說的「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同時又是一個隱喻多層精神內涵 (spiritual meanings) 的寓言故事，將其形容為「佛教版的《天路歷程》」<sup>26</sup>。隨後，甘淋依次選譯了小說第八十至八十一回（黑松林遇老鼠精）、第二十三回（四聖試禪心）和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火焰山三借芭蕉扇）的部分情節。

（二）一九〇一年，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1845-1935) 編寫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由英國的威廉·海涅曼公司 (William Heinemann) 和美國的 D·艾普頓公司 (D. Appleton and Company) 同時發行<sup>27</sup>。此書是艾德蒙·戈斯 (Edmund Gosse) 主編的《世界文學簡史》(*Short Histories of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 叢書的第十種，是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的以西方語言寫成的中國文學通史。晚明小說《西遊記》出現在該書第六章〈元代 (1200-1368)〉第三節「小說」中，可見翟理斯也把作者認定為丘處機。翟氏介紹說《西遊記》(*The Hsi Yu Chi, or Record of Travels in the West*) 是深受中國人喜歡的小說，故事基於玄奘赴印度取經的歷史，但除了主角名喚玄奘和他西行的目的也是取經以外，小

<sup>24</sup> Ibid., p. 4.

<sup>25</sup> 這十四部小說依次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西廂記》、《琵琶記》、《紅樓夢》、《聊齋志異》、《東周列國志》、《好逑傳》、《玉嬌梨》、《如意君傳》、《平山冷燕》、《平妖傳》和《封神演義》。甘淋將《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東周列國志》歸為「歷史小說」一類，將《平妖傳》、《聊齋志異》、《封神演義》和《西遊記》歸為「神魔小說」一類，餘下的則劃入「世情小說」。

<sup>26</sup> Candlin, *Chinese Fiction*, pp. 4, 31.

<sup>27</sup>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說和歷史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隨後翟氏簡單勾勒了西遊故事的主線和主要人物，重點翻譯第七回悟空與如來打賭，以及第九十八回唐僧在凌雲渡脫胎這兩段情節中的對話，認為後一情節令人聯想到《天路歷程》的相似描寫<sup>28</sup>。

(三) 一九一〇年，英國麥克米倫出版社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推出英國倫敦會來華傳教士麥嘉溫 (Rev. J. Macgowan, 1835-1922)<sup>29</sup> 編譯的《中國民間故事》 (*Chinese Folk-Lore Tales*)，在英聯邦、英屬殖民地和美國同步發行<sup>30</sup>。該書共收錄十一篇民間故事，有四篇取材自《西遊記》。第二篇〈光蕊和河神〉 (“Kwang-ju and the God of the River”) 敘述了通行本第九回陳光蕊被歹人謀害而後復活的故事；第五篇〈神秘的袈裟〉 (“The Mysterious Buddhist Robe”) 概述了唐僧前往西天取經的緣由和結局，重點翻譯第十二至十四回和第九十八回的情節；第六篇〈菩薩的懲戒〉 (“The Vengeance of the Goddess”) 節譯了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回烏雞國的故事；第十篇〈三藏與水怪〉 (“Sam-Chuang and the Water Demon”) 選譯了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回唐僧師徒在通天河遇阻的故事。麥嘉溫並沒有說明翻譯自同一本小說《西遊記》，而是處理成四篇獨立的故事，並且不完全依照原書編排情節，例如他在〈菩薩的懲戒〉中將唐僧描述為一位具有法力的高僧，他前往西天的目的是成佛。

(四) 一九一一年，翟理斯編譯了一本名叫《中國神話故事》 (*Chinese Fairy Tales*) 的英文小冊子，由英國高萬斯·格雷 (Gowans & Gray) 出版社發行，是「高萬斯國際圖書館」叢書的第三十三冊<sup>31</sup>。該書配合同一叢書的《日本神話故事》發行，出版商希望讀者通過對比中日各自的神話故事，能認識到兩國國民性格的差異。全書僅有四十二頁，收錄了十二篇取材自《西遊記》和《聊齋志異》等文學作

<sup>28</sup> 據翟理斯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他早在 1868 年（即來華一年後）就廣泛閱讀了《西遊記》等多部明清通俗小說，而翟氏最早在著作中提到《西遊記》，是在 1880 年出版的《聊齋志異》英譯本的一條注釋中。在〈虔誠的牛醫〉 (“The Pious Surgeon”) 這篇，當敘述到牛醫侯某看到劉全獻瓜的畫像時，翟理斯作了一個注釋，介紹了《西遊記》中劉全獻瓜的情節。See Charles Aylmer, “The Memoirs of H. A. Giles,” *East Asian History* 13/14 (Jun./Dec. 1997): 9-10; 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volume 2 (London: Thos. De La Rue & Co, 1880), p. 315。

<sup>29</sup> 1860 年來華，在上海傳教；1863 年調往廈門，有眾多著作，如《廈門方言英漢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1883)、《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 (*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 1909)。

<sup>30</sup> Rev. J. Macgowan, *Chinese Folk-Lore Tal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0).

<sup>31</sup> Herbert A. Giles, *Chinese Fairy Tales* (London: Gowans & Gray, 1911).

品的小故事，每篇題目由譯者自擬。第九篇題為〈石猴〉(“Stone Monkey”)，梗概編譯了《西遊記》前七回的內容<sup>32</sup>。

(五) 一九一五年，美國來華傳教士娜麗·娜歐蜜·羅素 (Nellie Naomi Russell, 1862-1911) 編寫的《中國民間故事選》(*Gleanings from Chinese Folklore*) 由弗萊明·H·瑞維爾公司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同步發行<sup>33</sup>。這本故事集是羅素病逝後由其朋友整理編輯出版，共收錄十二篇故事，正文前附有作者的同事和朋友所寫的悼念文章。取材自《西遊記》的是第十一篇〈唐僧西行取經〉(“T’ang Sung’s Journey to Get the Buddhist Classics”)。譯者在簡略地介紹了唐僧取經的緣由和收徒的經過之後，選譯了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回(通天河降金魚精)、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車遲國鬥法)、第六十五至六十六回(小雷音寺遇難)的情節。譯者和編者都沒有說明翻譯自《西遊記》，而且譯文對原著的改動頗大，比如玄奘取經是為了超脫生死輪迴、達至成佛境界的個人目的；師徒在回程的路上被老鼃拋入河中，由於經書是抄在紙上，沒能挽救回來。但是譯者在小雷音寺故事收尾處的改動，無疑準確把握了「空」的要義。當妖怪被降服後，原書云悟空一行把妖怪假設的小雷音寺付之一炬，但是羅素的譯文卻改成悟空發現高山佛寺頓然消失，眼前所見只是平坦大道和食肆旅店，不禁連聲感嘆，一切都是「虛空」(vanity)，亦即「西行所遇邪魔的虛幻本質」<sup>34</sup>。

(六) 一九二一年，弗雷德里克·A·斯托克斯公司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在紐約出版了美國作家馬頓斯 (Frederick Herman Martens, 1874-1932) 從德文轉譯的《中國神話故事集》(*The Chinese Fairy Book*)，英國版則於一九二二年由 T·費雪·昂溫出版社 (T. Fisher Unwin Ltd.) 發行<sup>35</sup>。此書的底本是德國漢學家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編寫的《中國民間故事集》(*Chinesische*

<sup>32</sup> 此文和同一本書的其他五篇故事，後來被收入弗蘭克·哈樂德·李 (Frank Harold Lee) 編選的《世界各國民間故事選》(*Folk Tales of All Nations*)，該書於 1930 年由都鐸出版社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在紐約出版。

<sup>33</sup> Nellie Naomi Russell, *Gleanings from Chinese Folklore*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5).

<sup>34</sup> 余國藩著，李爽學編譯：《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余國藩論學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294。

<sup>35</sup> Richard Wilhelm, *The Chinese Fairy Book*, trans. Frederick Herman Marten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1).

*Volksmärchen*)，由歐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 (Eugen Diederichs) 於一九一四年在耶拿 (Jena) 刊印，共收錄一百篇故事。英譯本從德文本選取了七十四篇故事，並依照德文本分為七大類：「童話故事」、「神仙傳說」、「聖人與術士的故事」、「自然與動物的故事」、「鬼怪故事」、「歷史演義」和「文學童話」。馬頓斯不僅忠實地翻譯了故事全文，而且保留了衛禮賢對每篇故事的註解，將其從原來的書末附錄調至每篇的文末。取材自《西遊記》的有二篇，即第六十九篇〈江流和尚〉(“The Monk of the Yang Tze-Kiang”) 和第七十四篇〈猿猴孫悟空〉(“The Ape Sun Wu Kung”)<sup>36</sup>，分屬「歷史演義」和「文學童話」這兩類，分別譯自通行本第九至十二回和前七回，以這兩個故事的主角為名。馬頓斯沒有指明兩位人物典出小說《西遊記》，但在德文本中，衛禮賢在這兩篇故事的註解中均說明「參看《西遊記》」(vgl. *Si Yu Gi*)<sup>37</sup>。在後一篇故事的註解中，衛禮賢還指出小說是類似《天路歷程》的寓言，猿猴象徵著人心，並且早於胡適提出孫悟空的形象來自印度神猴哈奴曼<sup>38</sup>。此外，衛禮賢首次以五行的角度分析《西遊記》人物和情節的象徵性意義<sup>39</sup>，這與他長期從事《易經》的學習與翻譯不無關係<sup>40</sup>。

<sup>36</sup> 王麗娜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介紹第 17 篇〈楊二郎〉(“Yang Oerlang”) 和第 18 篇〈哪吒〉(“Notscha”) 也是譯自《西遊記》，見是書頁 108。曹原認為這一判斷有誤，考證出這兩篇故事並非譯自《西遊記》，而是分別取材自二郎神劈山救母的傳說和《封神演義》第 12 至 14 回，參曹原：《〈西遊記〉早期英譯研究》，頁 89-93。不過在德文本中，衛禮賢在這兩篇故事的註解中有說明「參看《封神演義》和《西遊記》(參第 100 篇)」(vgl. das Fong Schen Yan Yi und das Si Yu Gi [vgl. Nr. 100])，德文本第 100 篇即〈猿猴孫悟空〉。雖然這兩篇故事不是據《西遊記》譯出，但衛禮賢清楚楊二郎和哪吒也是在《西遊記》中登場的人物。

<sup>37</sup> Richard Wilhelm, *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14), p. 403. 另外，衛禮賢在德文本書末附有一份「文學作品引用書目」(Benutzte Literarische Quellen)，將《西遊記》(*Si Yu Gi*) 列在首位。

<sup>38</sup> 參王燕：〈德譯《中國神話》與《西遊記》學術探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 年第 5 期，頁 150-155。

<sup>39</sup> 例如：衛禮賢指出混世魔王是欲念的象徵，本應居於腎，而悟空和魔王各自紅色和黑色的打扮也均有寓意；又如，悟空代表金，因而太白金星在玉帝跟前一直替悟空說情；但此類說明也只是點到為止。

<sup>40</sup> 衛禮賢自 1913 年起在中國碩儒勞乃宣 (1843-1921) 的指導和幫助下，開始研讀《易經》並將之譯為德文，最終於 1923 年譯畢，於 1924 年由歐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在耶拿出版。See Richard Wilhelm,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24)。

(七) 一九二二年，英國漢學家文仁亭<sup>41</sup>(E. T. C. Werner, 1864-1954) 編譯的《中國神話與傳說》(*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一書由喬治·G·哈拉普出版社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和布倫塔諾出版社 (Brentano's) 分別在倫敦和紐約同步發行<sup>42</sup>。該書第十四章的標題為〈猴子如何成為神〉(“How the Monkey Became a God”)，是對《西遊記》的梗概性翻譯，全文由五十一個小節組成，每節各有標題。在第一小節，文仁亭介紹了《西遊記》(*The Hsi Yu Chi*) 的主要人物及其寓意，這部分的表述大多是襲用惠雅各在〈中國的仙境〉(1905) 中所闡發的觀點。其餘的五十小節都是具體的譯文，譯者沒有遵循原書的章節劃分，往往把一個章回或故事單元拆成若干小節，除了採納前人曾譯過的四聖試禪心、火焰山借芭蕉扇的故事以外，又收錄金銀角大王、紅孩兒、黑水河怪、獨角兇大王、蜘蛛精和滅法國等新的歷險故事。在介紹師徒四人和白龍馬的來歷時，文仁亭基本上是沿用法國傳教士祿是適 (Henri Doré, 1859-1931) 所編《中國民間崇拜》系列第八卷的相關文字<sup>43</sup>。在翻譯四聖試禪心和最後兩回的情節時，文氏也大幅襲用甘淋《中國小說》和惠雅各〈中國的仙境〉的譯文。另外，他還參考過李提摩太的首個節譯本《出使天國》(1913)，比如把「如來」譯成帶有基督教色彩的“the Incarnate Model” (道成肉身的典範)。

(八) 一九二三年，英籍加拿大女作家麗莉·亞當斯·貝克 (Lily Adams Beck, 1862-1931) 編譯的《彩虹的芳香及其他故事》(*The Perfume of the Rainbow, and Other Stories*) 由達德米德公司 (Dodd, Mead and Company) 在紐約出版<sup>44</sup>。此書共收錄十五篇取自中國、日本和印度等東方國家的民間故事，是作者在東方遊歷的過程中收集而來。第九篇的標題為〈猿猴成佛〉(“From the Ape to the Buddha”)，也是對《西遊記》的梗概性翻譯<sup>45</sup>。貝克在文中交代，她編譯《西遊記》(*The Hsi Yu Chi*) 所依據

<sup>41</sup> 出生於紐西蘭，1884年以英國使館翻譯實習生身分來華，1914年在領事任上退休後長居北京，專心研究中國文化，曾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擔任英文門講師。

<sup>42</sup> E. T. C. Werner,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New York: Brentano's, 1922).

<sup>43</sup> 需要指出的是，文仁亭參考的是1914年出版的法文原本，而不是1926年出版的英文譯本，後者反而將文仁亭的《中國神話與傳說》列為參考文獻之一。

<sup>44</sup> Lily Adams Beck, *The Perfume of the Rainbow,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23).

<sup>45</sup> 較不為人知的是，《西遊記》第二個英文節譯本的譯者海倫·M·海耶斯是貝克在日本京都旅居期間的私人祕書，海耶斯在翻譯小說時除了借鑒利用李提摩太的節譯本，也參考了貝克的譯文。

的並非中文原著，而是李提摩太的節譯本；除了在韻文的翻譯上借用李氏的譯文，在佛教語彙的翻譯上也沿用李氏某些「以耶釋佛」的譯名，比如將「觀音」譯為“Holy Spirit”（聖靈），將「如來」譯為“the Incarnate”（道成肉身的那位），將彌勒佛譯為“Messiah”（彌賽亞）。至於《西遊記》的作者，貝克和李提摩太一樣也認定是丘處機，並將其弟子李志常編寫的記載其師西行經歷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與小說《西遊記》混為一談。而在《西遊記》的主題上，貝克認為小說是基於玄奘赴印度取經的史事，實則為一個精神朝聖的寓言。

（九）一九二五年，美國兒童文學作家奧爾科特 (Frances Jenkins Olcott, 1872-1963) 編譯的《中國四海神話故事》(*Wonder Tales from China Seas*)，由朗文斯·格林公司 (Longmans, Green and Co.) 在倫敦、紐約和多倫多等地同時出版<sup>46</sup>。有關《西遊記》的故事是〈仙桃宴〉(“Feast of Magic Peaches”)，該文簡要地譯述了小說前七回石猴出世、大鬧蟠桃會、最終被佛祖壓在五行山下的故事，同時糅合了西王母的傳說。奧爾科特說明她在編譯〈仙桃宴〉時參考了文仁亨《中國神話與傳說》一書的相關章節。

（十）一九二八年，傳教士出身的中國藝術鑒藏家福開森 (John C. Ferguson, 1866-1945) 為美國考古研究所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出版的十三卷叢書《世界各族的神話》(*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撰寫〈中國神話〉(“Chinese Mythology”) 部分，與日本宗教學者姉崎正治 (1873-1949) 所著的〈日本神話〉合併列為第八卷，由波士頓的馬歇爾·瓊斯公司 (Marshall Jones Company) 出版<sup>47</sup>。福開森在第十五章〈佛教神話〉(“Buddhist Myth”) 譯介了《西遊記》(*Hsi Yu Chi*) 通行本第九回有關唐僧身世的虛構故事。他將《西遊記》編入〈佛教神話〉的理由是，雖然這部充滿奇幻之事的小說總是被人們以道教的角度解讀，但與中國佛教歷史上的高僧玄奘有關聯。福開森雖然沒有把丘處機認定為《西遊記》的作者，但卻將小說和李志常編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混為一談。

---

關於這兩位女性譯者的生平經歷和海耶斯譯本的特色，筆者已另外撰文討論，參吳曉芳：〈多元宗教的對話——論海倫·M·海耶斯對《西遊記》的節譯(1930)〉，收入王宏志編：《翻譯史研究(201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45-320。

<sup>46</sup> Frances Jenkins Olcott, *Wonder Tales from China Sea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5).

<sup>47</sup> John C. Ferguson and Anesaki Masaharu, *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olume 8 (Boston: Marshall Jones Company, 1928).

(十一) 一九四四年，林善德 (Lim Sian-tek) 編譯的《中國民間故事》(*Folk Tales from China*) 由紐約莊台公司 (The John Day Company) 出版<sup>48</sup>。這是目前所見第一本由華人編寫以西方兒童和成人為讀者對象的英文版中國民間故事集；作者是和林語堂一樣出身於福建的作家和報人，正文前有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 1905-1972) 撰寫的導言。全書將民間故事分為三類，即「神仙的故事」、「萬物起源的故事」和「古老的童話」。在第三類故事下有一篇名為〈石猴的歷險〉(“The Adventures of the Stone-ape”)，是對《西遊記》前七回悟空出身的譯述，但沒有說明故事的出處。該文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由華人翻譯的《西遊記》片斷，比華人學者王際真的譯文早兩年問世。

(十二) 一九四六年，高克毅 (筆名喬志高，英文名 George Kao, 1912-2008) 主編的《中國幽默文選》(*Chinese Wit and Humor*) 由科沃德—麥卡恩公司 (Coward-McCann, Inc.) 在紐約出版<sup>49</sup>。該書前有林語堂導言，收錄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際真 (Chi-Chen Wang, 1899-2001) 編譯的〈猴王〉(“The Monkey King”)一文。該文是對《西遊記》前七回的英譯，由七個小節組成。高克毅在正文前介紹了《西遊記》的英譯概況，提到李提摩太和亞瑟·韋利各自的節譯本，並解釋採用友人王際真的譯文，是因為它的篇幅較短，而且它的幽默更容易讓西方讀者理解。主編和譯者都採納胡適考證的觀點，將小說的著作權明確歸於吳承恩。

#### 四、西人漢學參考書中的《西遊記》

(一) 在一八八四年波乃耶的片斷譯文問世之前，《西遊記》早已出現在英國傳教士漢學家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所編的目錄學著作《漢籍解題》(*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又譯《中國文獻記略》) 中。該書於一八六七年由美華書館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和特呂布納公司 (Trübner & Co.) 分別在上海和倫敦出版；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為底本，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二千多部中國古典文獻。《四庫全書》將小說列入子部，收筆記小說三一九部，元明後的章回小說卻一概不提，而偉烈亞力只選取其中的八

<sup>48</sup> Lim Sian-tek, *Folk Tales from Chin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4).

<sup>49</sup> George Kao, ed., *Chinese Wit and Humor* (New York: Coward-McCann, Inc., 1946).

十五部筆記小說，並增列了十四部明清時期的白話章回小說。其介紹順序是依照作品在當時流行的程度，排在前四位的是被「本朝作家」金聖歎譽為「四大奇書」的《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和《水滸傳》<sup>50</sup>。偉烈亞力雖然沒有把記載丘處機西行經歷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與通俗小說《西遊記》相混，但也依通行看法將丘處機認定為小說的作者<sup>51</sup>。現將偉烈亞力對《西遊記》(Se Yéw Ké)的介紹文字翻譯如下：

《西遊記》共一百回，對七世紀佛教高僧玄奘遠赴印度尋求聖典的歷險過程給予神話般的描述。作者被普遍認為是元代的邱長春，他也曾帶著相似的目的前往印度，並在歸來時將一路見聞付諸於文字，所取書名與上述標題相同。它包含了許多不可思議的事件，似乎啟發了正在討論中的這部更精心編造的作品。後來出現了一部模仿《西遊記》的小說，名為《後西遊記》，共四十回，作者未知。它與《西遊記》同樣奇幻，但藝術性不及後者。<sup>52</sup>

(二) 一八七六年，德國漢學家穆麟德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 編纂的《涉華西文書目總覽》(*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 由別發洋行 (Kelly & Walsh)、特呂布納公司、H·查士爾 (H. Tzschaschel) 分別在上海、倫敦和哥利茲 (Görlitz) 出版<sup>53</sup>。這部著作共三七

<sup>50</sup> 其餘十部小說按順序是《東周列國志》、《紅樓夢》、《西洋記》、《說岳全傳》、《封神演義》、《正德皇帝遊江南傳》、《雙鳳奇緣》、《好逑傳》、《玉嬌梨》和《平山冷燕》。

<sup>51</sup> 除了漢語，偉烈亞力還通曉俄語、法語、德語、滿語和蒙語。他知道丘處機另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有可能是參考了 1866 年沙俄北京布道團的巴拉第神父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1817-1878) 的俄文全譯本《長春真人西遊記》。巴拉第在譯序介紹了該地理遊記由錢大昕 (1728-1804) 最先發現，後被楊尚文 (1807-1856) 編入《連筠篲叢書》，於 1848 年印行。另外，道光時錢熙祚 (?-1844) 所輯的《指海》叢書也有收入《長春真人西遊記》，偉烈亞力在《漢籍解題》的附錄中列出了《指海》的目錄，因而他也有可能看過《指海》本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從而知道此書與《西遊記》乃名同實異。19 世紀 70 年初，偉烈亞力還為俄國漢學家貝勒 (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 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英文節譯本提供中西日期對照表和曆象方面的注釋，作為該譯本的附錄。見 Emil Bretschneider, *Notes on Chinese Mediaeval Travellers to the Wes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London: Trübner & Co.), pp. 125-130。

<sup>52</sup>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62.

<sup>53</sup> P. G. & O. F. von Möllendorff, *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八頁，分「中國語言和文學」、「中華帝國」和「中國邊地」三大部分，彙集自十七世紀至一八七六年間總計四六三九條關於中國的西文文獻。該書是西方最早的漢學目錄書，其學術地位僅次於後來法國漢學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所編的《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在〈中國語言和文學〉這一章的「文學」一節下，穆麟德收錄了法國漢學家西奧多·帕維(Théodore Pavie, 1811-1896)所著的〈關於中國佛教小說《西遊真詮》的研究〉(“Étude sur le roman bouddhique chinois *Si-yeoutchin-tsuen*”) 這一篇目，列為第七四一條。帕維的文章連載於《亞洲雜誌》(*Journal Asiatique*) 一八五七年第五系列第九卷和第十卷，內容分別是《西遊真詮》第一回和第二至六回的譯文。加上他一八三九年出版的第九回至十一回的兩篇譯文<sup>54</sup>，帕維成為將《西遊記》譯入西方語言的第一人，且法語在當時是西方通行的學術語言。

(三) 一八八六年，翟理斯出版了《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的第二版，修訂並大為擴充了一八七八年的首版<sup>55</sup>。《西遊記》出現在「四大奇書」(Four Wonderful Works) 和「小說」(Novels) 這兩條新增條目下。翟理斯在「四大奇書」條目下列出《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和《水滸傳》四部作品，將其描述為「四部深受中國人推崇的小說」<sup>56</sup>。至於「小說」一條，翟理斯介紹說，中國人一般將小說分為奸、淫、邪、盜四類，每一類又舉出《三國演義》、《金瓶梅》、《西遊記》和《水滸傳》為例；

---

*Relating to China* (Shanghai: Kelly & Walsh; London: Trübner & Co.; Görlitz: H. Tzschaschel, 1876). 據此書的標題頁，穆麟德為第一作者，其弟穆林德(Otto Franz von Möllendorff, 1848-1903) 為第二作者。據學者考證，此書的編纂工作主要由穆麟德一人完成，但穆麟德為感謝其弟在仕途上的幫助，便將其弟之名放入作者一欄。參盧銘君：〈從海關洋員到漢學家——德國人穆麟德的漢學之路及其漢學思想〉，《國際漢學》，2016年第4期，頁85。

<sup>54</sup> 這兩篇譯文載於帕維編譯的《中國短篇故事選》(*Choix de contes et nouvelles, traduits du Chinois*)，一篇是〈三藏和尚江中得救〉(“Le bonze Kay-tsang sauvé des eaux”)，另一篇是〈龍王的傳說〉(“La légende du Roi des Dragons”)，分別譯自《西遊真詮》第9回和第10至11回。王麗娜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中誤認為這兩篇譯文與《亞洲雜誌》上的兩篇譯文內容相同，見是書頁106。

<sup>55</sup> Herbert A. Giles, *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2nd ed.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86).

<sup>56</sup> *Ibid.*, p. 80.

以《西遊記》(*Hsi Yu Chi*) 為代表的「邪」，講述的是「迷信」(superstition)<sup>57</sup>。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西遊記》在內的明代四大奇書均未獨立成條，而晚近的《紅樓夢》從是書首版開始已單獨辟為一個條目。另外，翟理斯在「三國志」條目下介紹了根據三國時期的歷史創作的說部《三國演義》，但在「玄奘」條目下並沒有提及基於玄奘取經的史實敷衍而成的虛構《西遊記》。

(四) 一九一四至一九三三年，愛爾蘭籍耶穌會士甘沛澍 (M. Kennelly, S. J.) 和芬戴禮 (D. J. Finn, S. J.) 陸續將法國傳教士祿是適<sup>58</sup> 編寫的法文巨著《中國民間崇拜》(*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譯為英文，題為“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T'usewei Printing Press) 出版<sup>59</sup>。法文原本從一九一一年開始出版，至一九三八年結束，合計十八卷，其中譯為英文的是前十卷（前八卷由甘沛澍翻譯，後二卷由芬戴禮執筆）。祿是適不僅將《西遊記》(*Records of Western Travels, Si-yiu-ki*) 列為參考文獻之一，而且在介紹中國的民間習俗和佛道兩界的神祇時，也頻繁提到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比如，第五卷 (1913; 1918)<sup>60</sup> 介紹民間有放生鯉魚的習俗，因為民間認為龍在水裏會化作鯉魚，放生鯉魚會有福報，祿是適在此處援引《西遊記》中唐僧的父親因為放生過一條龍王化作的鯉魚，後來被龍王所救的情節加以說明；第七卷 (1914; 1922) 介紹地藏王在中國被尊奉為地獄的最高主宰，而手下有十位判官的閻羅則是他的下級，祿是適在此處引用《西遊記》相關情節作為佐證，即孫悟空大鬧地府，強銷生死簿，事後十殿閻王向地藏王彙報求助的情節。祿是適對《西遊記》的譯介集中在第八卷 (1914; 1926)，他將取經五聖（即孫猴子、沙和尚、豬八戒、唐僧和白馬）列為「佛教名人」，分別單列條目依次介紹；內容即《西遊記》中各個人物加入取經隊伍之前的故事。在小說的作者和創作手法上，祿是適參考了艾約瑟的觀點，認為是書由道教徒創作，融合佛道神話作為故事發展的動力。

<sup>57</sup> Ibid., p. 162. 翟理斯認為「奸」、「淫」和「盜」這三類小說分別講述的是「篡奪權位和爾虞我詐」、「淫逸放蕩之事」和「草寇盜匪之流」。

<sup>58</sup> 生於法國，1884年來華傳教，在全國各地調查中國民間的迷信習俗，並收集了大量民俗圖片資料。後因健康受損，回徐家匯藏書樓工作。1931年12月在上海去世。

<sup>59</sup> Henri Doré,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trans. M. Kennelly and D. J. Finn (Shanghai: T'usewei Printing Press, 1914-1933).

<sup>60</sup> 括號內前為法文本出版年分，後為英譯本出版年分，下同不贅。

(五) 一九一七年，英國傳教士漢學家庫壽齡 (Samuel Couling, 1859-1922)<sup>61</sup> 編撰的《中國百科全書》(*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分別由別發洋行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中國和英國出版<sup>62</sup>。該書有六百多頁，是英國首部以中國為主題的百科全書；自問世後被世界各地的漢學家廣泛參引，庫壽齡也憑藉此書獲得了一九一九年的「儒蓮獎」。該書首次單獨列出「Hsi Yu Chi 西遊記」這一條目，釐清了西人容易混淆的兩部名稱相似的作品，即李志常編寫的記載其師丘處機西行謁見成吉思汗經歷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和以玄奘赴印度取經的史實敷衍而成的通俗小說《西遊記》<sup>63</sup>。同時，在「邱長春」詞條下，庫氏在介紹丘處機的生平之後也特地強調，「有一部名為《西遊記》的小說，李提摩太博士將其節譯為英文，題為《出使天國》，並將其歸在邱長春名下，但該小說是邱長春之後一位無名人士所作」<sup>64</sup>。在「玄奘」這個條目下，庫氏也提醒讀者區分記載玄奘求真實經歷的史傳《西域記》和通俗小說《西遊記》。有清一代，丘處機被普遍認為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直至一九二三年胡適做《西遊記》考證，吳承恩才逐漸取代丘處機成為公認的作者<sup>65</sup>。而庫壽齡

<sup>61</sup> 1884 年來華，在山東傳教辦學。1905 年赴上海，出任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名譽幹事及編輯。1919 年在上海創辦了《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旨在繼承 1901 年停刊的《中國評論》。1922 年因病逝於上海。

<sup>62</sup>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sup>63</sup> 庫壽齡在釐清這兩部文獻時還介紹了《長春真人西遊記》的外譯情況。最早的是 1866 年巴拉第神父的俄文全譯本，其次是 1867 年法國漢學家鮑狄埃 (G. Pauthier, 1801-1873) 的法文節譯本，庫壽齡認為其譯文「拙劣」。而最早的英文節譯本是由貝勒在參考巴拉第俄譯本的基礎上推出，於 1874 年發表於《教務雜誌》第 5 卷第 4 期，後收入其專著《中國中世紀的西行者》(*Notes on Chinese Mediaeval Travellers to the West*, 1875) 和《元明人西域史地論考》(*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1888)。巴拉第在譯序介紹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被錢大昕發現的故事，為庫壽齡知道此書與《西遊記》乃名同實異提供了可能性。同時，庫壽齡應該也參考了錢大昕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跋文或《辭源》等中文文獻（參注 72），從而知道《西遊記》的作者非丘處機，而是後來的人。關於《長春真人西遊記》的外譯史，貝勒最先在其譯本梳理評價，庫壽齡在這方面參考了貝勒的表述，使用的是貝勒《元明人西域史地論考》所收的譯本。庫氏對貝勒譯本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但指出貝勒沒有提到同名的通俗小說《西遊記》。

<sup>64</sup>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p. 110.

<sup>65</sup> 胡適的考證實為漸次累積而成。他先於 1921 年 12 月寫成一篇〈西遊記序〉，收入同年亞東圖書館發行、加新式標點的《古本西遊記》。1923 年 2 月，胡適蒐集到更多的材料，整理成〈《西遊記》考證〉，發表在當年《努力週報·讀書雜誌》第 6 期，但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刪去一部分。同

早在一九一七年就駁斥「丘作說」，這在追隨主流的西人中是難能可貴的。此外，庫壽齡還介紹了《西遊記》的英譯概況，並對譯本加以點評。庫壽齡舉出的翻譯有李提摩太一九一三年的節譯本和翟理斯《中國文學史》中的片斷譯文。對於李氏的譯本，庫壽齡批評他隨潮流將小說輕易歸在丘處機名下；至於翟理斯的譯文，相較於李氏「部分翻譯、餘下概述」的譯本，庫壽齡認為翟理斯只是給出一個「非常簡略的概要」<sup>66</sup>。

(六)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法國漢學家亨利·考狄為其編撰的《西人論中國書目》補編第五卷〈補遺·索引〉(“Supplement et Index”)。該卷將李提摩太的《西遊記》節譯本歸入「宗教」類下，錄入基本的書目信息。

(七) 一九二六年，瑪麗·休斯·伊斯特曼 (Mary Huse Eastman, 1870-1963) 出版了《童話、神話和傳說索引》(*Index to Fairy Tales, Myths, and Legends*) 的第二版，修訂並擴充了一九一五年的首版<sup>67</sup>。相較於首版，第二版增列了「猿猴孫悟空」(Ape Sun Wu Kung) 和「江流和尚」(Monk of the Yangtze-Kiang) 兩個有關《西遊記》的條目，並在其後注明參見馬頓斯的《中國神話故事集》(*The Chinese Fairy Book*)。一九三七年，伊斯特曼出版了一本《補遺》(*Supplement*)，有關《西遊記》的條目增加了四個，分別是「傲慢的猴子和海龍王」(Arrogant ape and the sea dragon)、「蟠桃會」(Feast of magic peaches)、「石猴」(Stone monkey) 和「猴王」(Monkey king)，並將這四個條目和第二版增列的「猿猴孫悟空」互相關聯。在這四個條目下，伊斯特曼分別注明參見普萊斯 (Margaret vans Price) 的《七海傳奇》(*Legends of the Seven Seas*)、奧爾科特的《中國四海神話故事》(*Wonder Tales from China Seas*)、李氏 (Frank Harold Lee) 的《世界各國民間故事選》(*Folk Tales of All Nations*) 和梅茨格 (Berta Metzger) 的《繪圖中國童話選集》(*Picture Tales from the Chinese*)<sup>68</sup>。由此可見，

---

年，胡適乘亞東圖書館再版付印《古本西遊記》之際，把前述兩文「合併起來」，遂成今日所見之長文《《西遊記》考證》。胡適 1921 年作序時，還不知道作者是誰，但已否定「丘作說」，認為作者「必在明朝中葉以後」，直至 1923 年才在《讀書雜誌》上提出此後影響深遠的「吳作說」。

<sup>66</sup>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p. 242.

<sup>67</sup> Mary Huse Eastman, *Index to Fairy Tales, Myths, and Legends*, 2nd ed. (Boston, The F. W. Faxon Company, 1926).

<sup>68</sup> 普萊斯的〈傲慢的猴子和海龍王〉和梅茨格的〈猴王〉這兩篇故事是對《西遊記》的改編之作，以兒童為目標讀者，故不列為片斷譯文。

孫悟空的形象以及前七回敘述他誕生、學道修仙和大鬧三界的故事，逐漸成為世界性的民間文學乃至兒童文學經典。

(八) 一九二九年，福開森在《中國科學美術雜誌》(*The China Journal*)<sup>69</sup> 第十一卷第二期發表長文〈關於西域之行的書籍〉(“Books on Journeys to Western Regions”)，系統地梳理了五部西方人容易張冠李戴的有關西域之行的中文文獻，即《大唐西域記》、《長春真人西遊記》、《西遊記》、《後西遊記》和《雜劇西遊記》<sup>70</sup>。福開森在開頭介紹說，自己在〈中國神話〉中將《長春真人西遊記》與小說《西遊記》相混(見前一節第十條)，經由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提醒，才意識到釐清這些名稱相似的文獻的重要性。福開森指出，這些文獻所指涉的「西方」不同於近代以來與「東方」相對而言的「西方」，並進一步說明該地理概念的緣起和指涉範圍。在《西遊記》(*Hsi Yu Chi*)的作者和成書年代上，雖然胡適一九二三年的考證已確立作者為明人吳承恩，福開森卻言未詳<sup>71</sup>，舉出《辭源》將其認定為明代作品<sup>72</sup>。不

<sup>69</sup> 1923年創刊時刊名為《中國科學美術雜誌》，對應的英文名為“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27年1月，雜誌的英文名改為“The China Journal”，而中文名在1936年1月相應地更名為《中國雜誌》。

<sup>70</sup> John C. Ferguson, “Books on Journeys to Western Regions,” *The China Journal* 11.2 (1929): 61-68.

<sup>71</sup> 從現存資料來看，自胡適考證確立「吳作說」，西人中最早引用其觀點的是海耶斯，她在1930年出版的《西遊記》節譯本中明確將作者歸為吳承恩，並稱胡適是《西遊記》研究的「權威」。其次是韋利，他在1931年繼貝勒之後將《長春真人西遊記》重新英譯出版，題為：“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在是書前言，韋利為讀者釐清了《長春真人西遊記》、史傳《大唐西域記》和小說《西遊記》三部中文文獻，並將《西遊記》的著作權歸於吳承恩。

<sup>72</sup> 《辭源》1915年的首版就有收錄「西遊記」詞條，在往後至1949年以前再版的諸版本《辭源》中，該詞條內容不變，分成兩個釋義：一為《長春真人西遊記》，二為通俗小說《西遊記》。關於前者，《辭源》的解釋是：「長春真人邱處機，應元太祖西域之召，其從行之弟子李志常掇其往返所歷，撰為此記。書成於元太祖之時，譯文多得本音，故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為考證。書分上下兩卷。《連筠篲叢書》中有刻本。徐松、程同文均有跋，於記中地名釋以今地，亦頗詳盡」。對於小說《西遊記》，《辭源》的解釋則為：「記唐釋元奘赴西域取經事，中經虎豹魔鬼種種險境。蓋本於《後漢書·西域傳》所云『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鄉』敷衍附會之者。其書乃明人所作。毛奇齡據《輟耕錄》以為出邱處機之手，誤。」1915年《辭源》編成之時，胡適的考證尚未發表，《辭源》的編撰者主要參考的是清代學者錢大昕的觀點。他在蘇州玄妙觀發現《長春真人西遊記》，旋即抄錄並為之作跋，其中說：「《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筆者按：即毛奇齡〕據《輟耕錄》

過，他也否定丘處機為小說作者，並解釋了長期以來「丘作說」盛行的原因，即元人陶宗儀在《輟耕錄》中將名為《西遊記》的一部書歸於丘處機名下，從而誤導後人以為丘氏著小說；而陶氏所指的《西遊記》乃《長春真人西遊記》。在介紹《西遊記》的現存版本情況時，福開森稱他見過的最早的版本是康熙丙子（1696）刊本《西遊真詮》<sup>73</sup>，隨後簡述了小說的英譯情況，舉出喬治·泰勒發表在《中國評論》上的譯文、福開森自己的片斷譯文（見前一節第十條）以及文仁亭《中國神話與傳說》中的譯文，並評價文仁亭給出了最佳的總括性翻譯。

（九）一九三二年，文仁亭編撰的《中國神話辭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由上海別發洋行出版<sup>74</sup>。該辭典是在《中國神話與傳說》一書的基礎上，以神仙人物為綱，以西方人為主要讀者對象而編寫的，文氏稱其為「中國異界的人名辭典」（*Who's Who of the Chinese Otherworld*）。他在前言強調了研究中國神話的必要性：「你若想理解一個陌生的民族，首先要研究他們崇拜的神祇。掌握這些知識對準確理解中國人的思想以及中國的歷史、文學、藝術和戲劇是必要的。」<sup>75</sup> 神魔小說《西遊記》（*Hsi-yu chi,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Paradise*）不僅被列入參考文獻，而且涉及到小說人物的詞條至少有九個，分別是「複合型神仙」<sup>76</sup>、「二郎」、「玄天上帝」、「玄奘」、「灌口神」、「魯班」、「龍王」、「四大天王」和「孫猴子」。其中，「孫猴子」一條集中介紹了《西遊記》的故事梗概和取經五聖。在談到唐僧時，文仁亭先介紹了史傳記載的玄奘的生平，然後翻譯了虛構中玄奘的出世及為父復仇的經過（即通行本第九回）。這些關於《西遊記》的文字，基本上是直接取自《中國神話與傳說》。雖然胡適在一九二三年已考證出《西遊記》為明人

以為出丘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見方毅等編校：《辭源：甲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卷9，頁189；錢大昕：《跋長春真人西遊記》，《潛研堂文集》，卷29，頁15-16。

<sup>73</sup> 據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當時國內通行的《西遊記》有三種，即《西遊真詮》、《新說西遊記》和《西遊原旨》，「明本概未之見」。孫氏1931年於日本訪書時才發現世德堂本和李卓吾評本等明代珍本，以及今天所知的清代第一種版本——《西遊證道書》。見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2年），頁134-157。

<sup>74</sup> E. T. C. Werner,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2).

<sup>75</sup> *Ibid.*, p. xi.

<sup>76</sup> 文仁亭所謂的「複合型神仙」（*composite deities*）指的是結合人類形態和動物形態的神仙，舉出的例子包括《西遊記》中的孫猴子和豬八戒。

吳承恩所作，且文仁亭與胡適同期執教北大英文系，並翻譯過胡適的著作<sup>77</sup>，但文氏在該辭典中依據偉烈亞力所編的《漢籍解題》，將小說的著作權歸於丘處機<sup>78</sup>。

## 五、語言學習工具書中的《西遊記》

(一) 一八七二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 (Rev. 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sup>79</sup> 繼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和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等人之後，編寫了旨在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雙語詞典《英華萃林韻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由洛沙裏奧·馬塞爾公司 (Rozario, Marçal and Company) 在福州出版<sup>80</sup>。全書共分兩卷三大部分，第一和第二部分皆為英華辭典，分別以詞彙和短語長句為主幹；第三部分則收錄了八十五種詞彙表及術語集，涉及科學、宗教、法律、商業、歷史、地理、食譜等領域。在第一部分的“Mandarin”一詞下，盧公明列出了七部「用官話寫的書」(Books in Mandarin Style)，包括《紅樓夢》、《品花寶鑒》、

<sup>77</sup> 關於文仁亭和胡適的交遊，參邱志紅：〈「我的外國朋友胡適之」——北大英文系早期外教與胡適交遊考 (1917-1926)〉，《胡適研究通訊》，2012年第2期，頁17-18。

<sup>78</sup> Werner,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 p. 462.

<sup>79</sup> 盧公明 1850 年來華，在福州傳教 14 年後，由於失音症暫時返回美國接受療養。在美養病期間，盧公明根據其在榕十餘年的見聞，整理出《中國人的社會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一書，由哈珀兄弟出版社 (Harper & Brothers) 於 1865 年在紐約出版。該書第 11 章〈民間神祇 (下)〉 (“Popular Gods and Goddesses—Continued”) 介紹了在福州被當做神靈崇拜的幾種動物，其中之一是被人們尊稱為「聖王爺」(His Excellency the Holy King) 的猴子。盧公明解釋道：「在唐代，有位皇帝派人去印度取經，有只猴子在這過程中保駕護航。皇帝將之奉若神明，或至少封其為『齊天大聖』(the Great Sage equal to Heaven)，從此猴子開始受到民眾崇拜。人們通常認為疾病和學業生意上的不順是由於妖魔鬼怪作祟，而神猴可鎮妖魔鬼怪，也就能直接或間接地給人們帶來健康、平安和成功。」這顯然是孫悟空降妖除魔的故事在民間流傳的影響。雖然盧公明沒有點出《西遊記》的書名，但已經把西遊故事的主線和主角之一「猴行者」介紹給英語讀者。1931 年，北京海關署稅務司文林士 (Charles Alfred Speed Williams, 1884-1972) 所編的《中國表號學解》(*Outlines of Chinese Symbolism*) 由稅務專門學校出版社 (Customs College Press) 在北京出版。該書將「猴」列為一個條目，介紹說猴子在大多數情況下被視為醜陋和狡猾的象徵，但在一些情況下受到佛教徒崇拜，並引用盧公明的解釋說明猴崇拜的起源。

<sup>80</sup> Rev.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oochow: Rozario, Marçal and company, 1872).

《水滸傳》、《好逑傳》、《玉嬌梨》、《西遊記》(*Hsiyu chi,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the West*) 和《說岳》<sup>81</sup>。可見，《西遊記》這類通俗小說被西人視為學習官話的最佳讀本，而對文本的接觸和熟悉是西人日後嘗試將《西遊記》譯為英文的前提。第三部分有盧公明自己收集翻譯的〈福州、上海和天津諺語〉一表，收錄了七百多條諺語，其中一條與《西遊記》的人物豬八戒有關，即「豬八戒玩鴨子，各愛毛皮」，盧氏給出的英譯文為“the hog and the duck played together: each admired the other’s exterior”<sup>82</sup>。該詞條的收錄可以視為「豬八戒」這一文學形象首次進入英語世界。

(二) 一八七四年，美國傳教士漢學家衛三畏編撰的《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sup>83</sup>。這是繼馬禮遜的《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1823*) 後又一部較有影響的漢英詞典。在「猴」這個漢字下，衛三畏舉出了「孫猴兒或孫大聖」這一詞例，並解釋為「一個由猴子變身的精靈或者說妖怪，先是成仙，後來成佛」<sup>84</sup>。衛三畏雖然沒有點明該人物出自《西遊記》，但對其傳奇事蹟提供了基本的介紹，也從側面說明孫悟空作為中國家喻戶曉的文學人物，是西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的過程中需要掌握的知識點。

(三) 一八七五年，英國傳教士威廉·斯卡伯勒(William Scarborough, 1840-1894)<sup>85</sup> 編寫了一本中英對照的漢語諺語集，取名為《諺語叢話》(*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sup>86</sup>。該書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西人所編的漢語諺語集，收錄了二七二〇條諺語，分為二十類。第一七一三條是「孫悟空跟兜，打不過佛爺巴掌心」，斯卡伯勒給出的英譯文為：“Sun Wu-k’ung can’t turn his summersets in Buddha’s palm” (按：回譯成中文是「孫悟空不能在佛祖掌心翻跟

<sup>81</sup> Ibid., volume II, p. 298.

<sup>82</sup> Ibid., p. 688.

<sup>83</sup>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sup>84</sup> Ibid., p. 174.

<sup>85</sup> 斯卡伯勒是在漢口活動的衛斯理宗傳教士。關於其生平及著作，可參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286。

<sup>86</sup> William Scarborough,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斗」)，並附有一條注解：「孫悟空是一隻被神化或經典化的猴子，傳說它翻一個跟斗能翻出十萬八千里。《西遊記》(*Hsi-yu-chi*) 講述了他的英雄事蹟。此條諺語的意思是——你可騙不了我。」<sup>87</sup> 該諺語顯然出自《西遊記》第七回悟空與如來打賭失敗被壓在五行山下的情節。可惜斯卡伯勒翻譯有誤，悟空不是不能在佛祖掌心翻跟斗，而是不能翻出佛祖的手掌。

(四) 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連載了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 (Rev. Arthur H. Smith, 1845-1932) 的專題文章〈漢語諺語俗語集〉(“The 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一八八四年第十五卷第六期的刊文列出了與《西遊記》(*Hsi Yu Chi, or Travels to the West*) 相關的十八條俗諺語<sup>88</sup>。四年後，也就是一八八八年，明恩溥將這一系列文章結集成書，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sup>89</sup>。明氏首先介紹了小說的梗概和寓意，

<sup>87</sup> Ibid., p. 290.

<sup>88</sup> Rev. Arthur H. Smith, “The 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5.6 (Nov./Dec. 1884): 403-407. 這 18 條俗諺語分別是：

1. 屬孫猴兒的見識倒不少；
2. 孫猴兒的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3. 孫猴兒打跟頭，連著的；
4. 孫悟空打跟頭，打不過佛爺把掌心；
5. 豬八戒吃人參果，沒味；
6. 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個人兒；
7. 豬八戒挾著一刀火紙，混充讀書人；
8. 豬八戒穿袍子，混充局統人；
9. 豬八戒戴眼鏡子，遮羞臉兒；
10. 豬八戒饜酒糟，酒足飯飽；
11. 豬八戒戴頭盔，混充大將軍；
12. 豬八戒唱小曲兒，什麼腔調；
13. 豬八戒點名，不算人數兒；
14. 豬八戒養孩子，嚇死人；
15. 豬八戒賣炒肝兒，自殘骨肉；
16. 豬八戒賣涼粉，人物不濟，調和好；
17. 豬八戒賣蒲子，人鬆貨不高；
18. 屬豬八戒的，倒摟一把。

<sup>89</sup> 明恩溥在《漢語諺語俗語集》第一章〈導論〉中批評盧公明《英華萃林韻府》所收錄的諺語「與其說是一個彙集，還不如說是一堆散亂的資料。所有的詞典資料被分成 85 項，而諺語、對句、

稱其為「最常被引用的中文書之一」<sup>90</sup>。在他看來，《西遊記》與三教的關係，正好比《天路歷程》與基督教的關係，並從多個方面比較《西遊記》和《天路歷程》的相似之處，例如人物具有象徵性的名字、情節具有寓言性的意義。在談到小說的人物時，明恩溥介紹孫悟空和豬八戒與許多廣為流傳的諺語有密切的關係，然後列舉了十八條諺語，並提供相應的英譯文，解釋其意思、來源和用法。這些諺語或和小說的情節有關，或和兩位人物的特點有關，或兼而有之。比如「孫悟空打跟頭，打不過佛爺巴掌心」這條諺語，明恩溥解釋說，悟空躁動狂放的性情，導致他不斷挑戰天宮諸神，玉帝無奈，只得請來佛祖相助；隨後譯介了悟空和如來打賭的情節，並在腳注裏指出斯卡伯勒對這條諺語的翻譯有誤。再比如「豬八戒吃人參果，沒味」這條諺語，明恩溥扼要地譯介了小說第二十四回唐僧師徒在萬壽山五莊觀的遭遇，特別是與此條諺語直接相關的情節，即悟空偷打了三個人參果，八戒因為嘴巴食腸都大，而且早饑得不行了，拿過人參果嚼都不嚼一口就吞進肚子，吃完後眼巴巴地問悟空和沙僧，人參果是什麼滋味。

（五）一八九二年，翟理斯編撰的《華英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由上海別發洋行出版，收錄漢字約一萬餘字<sup>91</sup>。這部詞典涉及《西遊記》的情況有三種：第一，某些漢字的例詞是《西遊記》中的人物；提到主角孫悟空的就有「猴」、「孫」和「聖」三個漢字，對應的例詞分別是「孫猴兒」、「孫悟空」和「齊天大聖」。其中翟氏對「孫悟空」一詞的英文釋義最為詳細：「《西遊記》(*Hsi-yu-chi*)的主角，以猴子之身出世，因為躁動狂放、機智靈巧而引人注目。」<sup>92</sup>此外，在「觀」字和「里」字下分別有例詞「觀音菩薩或觀世音」和「千里眼」，相應的英文釋義也提到他們在《西遊記》中的出場。第二，某些漢字的例句是出自《西遊記》中的諺語，比如在「心」字和「孫」字下分別有「孫悟空打筋頭，打不過佛爺巴掌心」和「孫悟空打筋斗，打不出佛爺的手心」兩個相似的例句，翟氏給出對應的英譯文並扼要地譯介了悟空與如來打賭的故事。另外，在「孫」字下還有「屬孫猴兒」這個例句，形容某人見多識廣，也是典出小說中悟空不凡的出身和在取經路

短語和格言猶如遭遇了一場文學沙塵暴，散落在 12 項內容中」。See Arthur H. Smith, *The 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8), p. 10。

<sup>90</sup> Smith, "The 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 p. 403.

<sup>91</sup> 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892).

<sup>92</sup> *Ibid.*, p. 1290.

上降妖除魔的經歷。第三，翟氏還從《西遊記》摘取或化用短句作為某些漢字的例句，並給出對應的英譯文，詳細如下表所示。比如對於「字」這個漢字，翟氏給出的一個例句是「不曾提著一個取經的字樣」；該句出自第十五回〈蛇盤山諸神暗佑，鷹愁澗意馬收韁〉中白龍馬之語，原話的語境是悟空沒有自報家門，白龍馬因而沒能認出唐僧和悟空，雙方大打出手。

漢字	例句和譯文	頁碼
成	只怕我取經不成 (I fear I shall not succeed in obtaining the Sacred Books)	頁 86
降	降不得那妖怪 (They were unable to exorcise that bogy)	頁 152
指	手持戒尺，指定悟空 (seized a ruler and with it pointed at Wu-k'ung)	頁 223
患	不患唐僧不得也 (don't fear that we shall not get this priest of T'ang, for we shall)	頁 632
甚	說要甚麼唐僧師父哩 (saying that they want some T'ang priest or other, their Master)	頁 1197
字	不曾提著一個取經的字樣 (he has never said a word about going to fetch Sacred Books)	頁 1526

(六) 一八九二年，美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 編寫的兩卷本漢語教材《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sup>93</sup>。此書是為西人學官話而作，自出版後得到極高的評價和廣泛的應用。全書共設置兩百課，每課設置一個語法點，而課文中的例句除了選自日常生活以外，還選自明清時期的一些通俗著作。正如鄒立文在《官話類編·序》中這樣說道：「至若課中散語，非儘自編，更博覽《聖諭廣訓》、《好逑傳》、《西遊記》、《水滸》、《自邇致》<sup>94</sup>等書。」比如第八十六課教授表達充盈、十分的副

<sup>93</sup> Calvin Wilson Mateer,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該書於 1898 年和 1906 年兩度修訂，又於 1913 年推出縮略本，筆者使用的是 1898 年的版本。

<sup>94</sup> 應是指英國漢學家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編寫的《語言自邇集》(*Yü Yen Tzu Êrh Chi*)。

詞，有一例句為：「滿地都是絲繩，動動腳，跌個躑踵。左邊去，一個面磕地；右邊去，一個倒栽蔥；把個呆子跌得身麻腳軟，頭暈眼花，爬也爬不起來。」狄考文給出該句的英譯，並在注釋裏說明該句選自《西遊記》，「呆子」指的是唐僧的徒弟豬八戒，解釋了「躑踵」和「倒栽蔥」等慣用語的意思。該句具體出自第七十二回，描述了八戒被蜘蛛精吐出來的蛛絲罩住，而寸步難移的滑稽場面；狄考文將其類比《天路歷程》中基督徒穿越「死蔭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的場景。再比如第一四七課教授數量詞，有一例句是「《西遊記》(*Record of a Journey to the West*) 分為二十卷，共一百回」，編者給出對應的英譯，並在注釋中介紹《西遊記》是怎樣的一部中國小說。除了例句以外，課文還收入了大量成語、諺語和歇後語等日常語彙，出自《西遊記》的便有「不識抬舉」、「要為人上人，須受苦中苦」、「一龍生九種」、「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

(七) 一九〇八年，顏惠慶(1877-1950)主編的《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以「辭典」冠名的英漢辭典，共收錄十二萬條英文詞彙，採用英漢雙解的形式。英文單詞“Romance”的第二條英文釋義是「充滿誇張的想像和場景的小說」(a fiction full of extravagant fancies and situations)，對應的中文釋義則是「山海經、西遊記、稗史、小說」<sup>95</sup>。“Romance”是歐洲封建社會的傳奇文學，最有名的是中世紀的騎士系列，後來專指長篇英雄故事。“Romance”的英雄傳奇充滿想像，有「非現實」的特點。該詞典的編者應是認為，中國神魔小說《西遊記》在奇幻性上可以與“Romance”相提並論，將《西遊記》收入釋義，有助於學習英語的中國讀者理解“Romance”這類異域文學；反過來也有助於學習漢語的西方讀者理解《西遊記》。

## 六、結 語

本文收入介紹了一八八四年至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十五種《西遊記》片斷英譯文，前三種以近代在華英文報刊為載體，後十二種則收入在文學史和故事選集中；一九〇五年以後出版的譯文，基本上是依附於故事選集。從時間上的分布來看，這

<sup>95</sup> W. W. Ye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08), p. 1937.

六十餘年間平均每四年就有一種片斷英譯文問世。從出版地的分布來看，近代英文報刊在上海、香港和倫敦都有發行，而文學史和故事選集都是在中國以外的英語世界出版，以倫敦和紐約居多。這十五種片斷英譯文出自十四位譯者之手，若以國籍來看，除了林善德和王際真最後二位是華人以外，其餘皆是英美人士；若以職業來看，有六位是在華傳教士（波乃耶、惠雅各、甘淋、麥嘉溫、羅素和福開森），四位是作家（馬頓斯、貝克、奧爾科特和林善德），二位是在華外交官（翟理斯和文仁亭），一位是海關洋員（泰勒），還有一位是大學教授（王際真）。再結合出版時間來看，前三十年（1884-1915）傳教士譯者占絕對性的多數。由此可見，作為「上帝的人馬」<sup>96</sup>，傳教士對這部以朝聖旅行為題材的小說充滿濃厚的興趣，事實上，西人每每談到《西遊記》時，總是將其比附西方基督教朝聖文學的代表《天路歷程》，而在一九一三年推出首部節譯本的李提摩太也是傳教士。細讀文本後可發現，在一九一三年的單行本問世之前，《西遊記》一百回的前後或多或少都被翻譯過，其中前五十回得到的關注較多；而一九一三年以後，譯者的焦點反而縮小了範圍，基本上徘徊在前十二回，特別是前七回悟空出身的故事不斷被重譯，大有脫離於《西遊記》而存在之勢。由於個人身分和所處的社會歷史語境的差異，這十四位譯者翻譯《西遊記》的目的也不盡相同，有的是欣賞小說的文學價值，有的是看中其娛樂休閒功能，而有的則是關注小說所反映的中國社會圖景、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

除了盡可能補齊遺漏在冊外的片斷英譯文，本文還力圖呈現同一時期《西遊記》在一些不大為人注意的文字媒介上的傳播情況；而後者也是其英譯歷程的有機組成部分，包括九種西人所編的漢學參考書和七種語言學習工具書。本研究發現，從一八五四年艾約瑟在《北華捷報》上簡介《西遊記》開始，到一八八四年正式的片斷英譯文出現之前，該小說的名字、主要人物和口耳相傳的故事情節，已出現在西人所編的漢學參考書和語言學習工具書中。在漢學參考書方面，偉烈亞力一反中國文學傳統，將《西遊記》等明清小說收入他編寫的英文版《四庫全書》，也即《漢籍解題》（1867）中，肯定了這類文學作品的獨特價值，有利於引導初涉漢籍的

<sup>96</sup> 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所，2006年）。

西人很快地便注意其存在<sup>97</sup>；而後穆麟德在《涉華西文書目總覽》(1876)收入《西遊記》的法語譯文，在英譯文缺乏的情況下，為想要瞭解該小說而不懂中文的西方讀者提供了指引。在語言學習工具書方面，盧公明的《英華萃林韻府》(1872)將《西遊記》列為官話書的代表，並收入與豬八戒有關的諺語；衛三畏的《漢英韻府》(1874)收入了孫悟空這位靈魂人物的大名；而斯卡伯勒的《諺語叢話》(1875)收入了一條典出孫悟空大鬧天宮情節的諺語。這些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但卻是片斷英譯文的先聲，這些工具書作為西人學習瞭解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的重要參考，說明西人已經關注到《西遊記》，而且這一關注度持續加強。

而正式的英譯於一八八四年拉開序幕，從依附於報刊、文學史和故事選集過渡到獨立成書的過程中，西人漢學參考書和語言學習工具書收入《西遊記》的勢頭有增無減，如：翟理斯的《華英詞典》(1892)和狄考文的《官話類編》(1892)，收入《西遊記》的語句作為語言素材；庫壽齡的《中國百科全書》(1917)首次將《西遊記》列為條目；考狄的《西人論中國書目》(1922-1924)錄入李提摩太的節譯本。特別是祿是適的《中國民間崇拜》(1914-1933)、伊斯特曼的《童話、神話和傳說索引》(1926; 1937)和文仁亭的《中國神話辭典》(1932)，這三部專門的書目為小說的主要人物和家喻戶曉的故事情節，開闢了專門的條目。以上這些工具書也不乏真正是翻譯《西遊記》的文字。可見，《西遊記》在英語世界經典化的過程，並非只有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在參與，而是像百川匯海一樣由絲絲縷縷的文字力量造就。

最後，將《西遊記》英譯的脈絡與《西遊記》研究的脈絡結合起來考察可發現，在清末民初受到清代「丘作說」和「證道說」的影響，許多譯者和工具書的編纂者都將小說歸在元代道士丘處機名下，因而《西遊記》通常被視為元代的作品。有的譯者甚至將通俗小說《西遊記》與記載丘處機西行經歷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混為一談，雖然後者的英譯比前者早十年問世。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出現不同的聲音：庫壽齡是第一個有意識地釐清這兩部名同實異的作品的西人；雖然沒有提出《西遊記》作者的合適人選，但他反對將其歸在丘處機名下，比胡適一九二一年作〈西遊記序〉駁斥「丘作說」還早四年。而西人中最早引用胡適「吳作說」的觀點，則要等到一九三〇年海耶斯節譯本《佛徒天路歷程》的出現。在解讀小說的主旨上，不少清末來華的譯者（如艾約瑟、惠雅各和甘淋）都受到清代流行的宗教詮

<sup>97</sup> 王燕：〈《漢籍解題》的小說目錄學價值〉，《文學遺產》，2012年第1期，頁158。

釋視角的影響，將《西遊記》解讀為一部架設在玄奘取經史實之上的宗教寓言小說。所謂「寓言」即「言此而意彼」，「言」為故事，「意」為思想，亦即以淺顯生動的故事寄寓深奧的哲理。這些譯者們認為《西遊記》所寄寓之思想或屬佛教，或屬道教，或兼而有之；相比之下，李提摩太的基督教詮釋取向，可以說是獨樹一幟。

附表：《西遊記》片斷英譯文目錄 (1884-1949)

序號	譯者	國籍	身分	出版時間	譯文篇名	譯文載體
1	Rev. Dyer Ball	美	傳教士	1884	The Sea Dragon and the Fortune Teller	<i>The China Review</i>
2	George Taylor	英	海關洋員	1887	The Marvellous in Literature	<i>The China Review</i>
				1889	The Marvellous Genealogy of Hsuen Tseng	
				1890	The Adventures of an Emperor in Hell	
3	Rev. George T. Candlin	英	傳教士	1898		<i>Chinese Fiction</i>
4	Herbert A. Giles	英	外交官	1901		<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i>
				1911	Stone Monkey	<i>Chinese Fairy Tales</i>
5	James Ware	英	傳教士	1905	The Fairyland of China	<i>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i>
6	Rev. J. Macgowan	英	傳教士	1910	Kwang-jui and the God of the River	<i>Chinese Folk-Lore Tales</i>
					The Mysterious Buddhist Robe	
					The Vengeance of the Goddess	
					Sam-Chuang and the Water Demon	
7	Nellie Naomi Russel	美	傳教士	1915	T'ang Sung's Journey to Get the Buddhist Classics	<i>Gleanings from Chinese Folklore</i>

序號	譯者	國籍	身分	出版時間	譯文篇名	譯文載體
8	Frederick Herman Martens	美	作家	1921	The Monk of the Yang Tze-Kiang	<i>The Chinese Fairy Book</i>
					The Ape Sun Wu Kung	
9	E. T. C. Werner	英	外交官	1922	How the Monkey Became a God	<i>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i>
10	Lily Adams Beck	英	作家	1923	From the Ape to the Buddha	<i>The Perfume of the Rainbow, and Other Stories</i>
11	Frances Jenkins Olcott	美	作家	1925	Feast of Magic Peaches	<i>Wonder Tales from China Seas</i>
12	John C. Ferguson	美	傳教士	1928		<i>Chinese Mythology</i>
13	Lim Sian-tek	中	作家	1944	The Adventures of the Stone-ape	<i>Folk Tales from China</i>
14	Chi-Chen Wang	中	大學教授	1946	The Monkey King	<i>Chinese Wit and Humor</i>